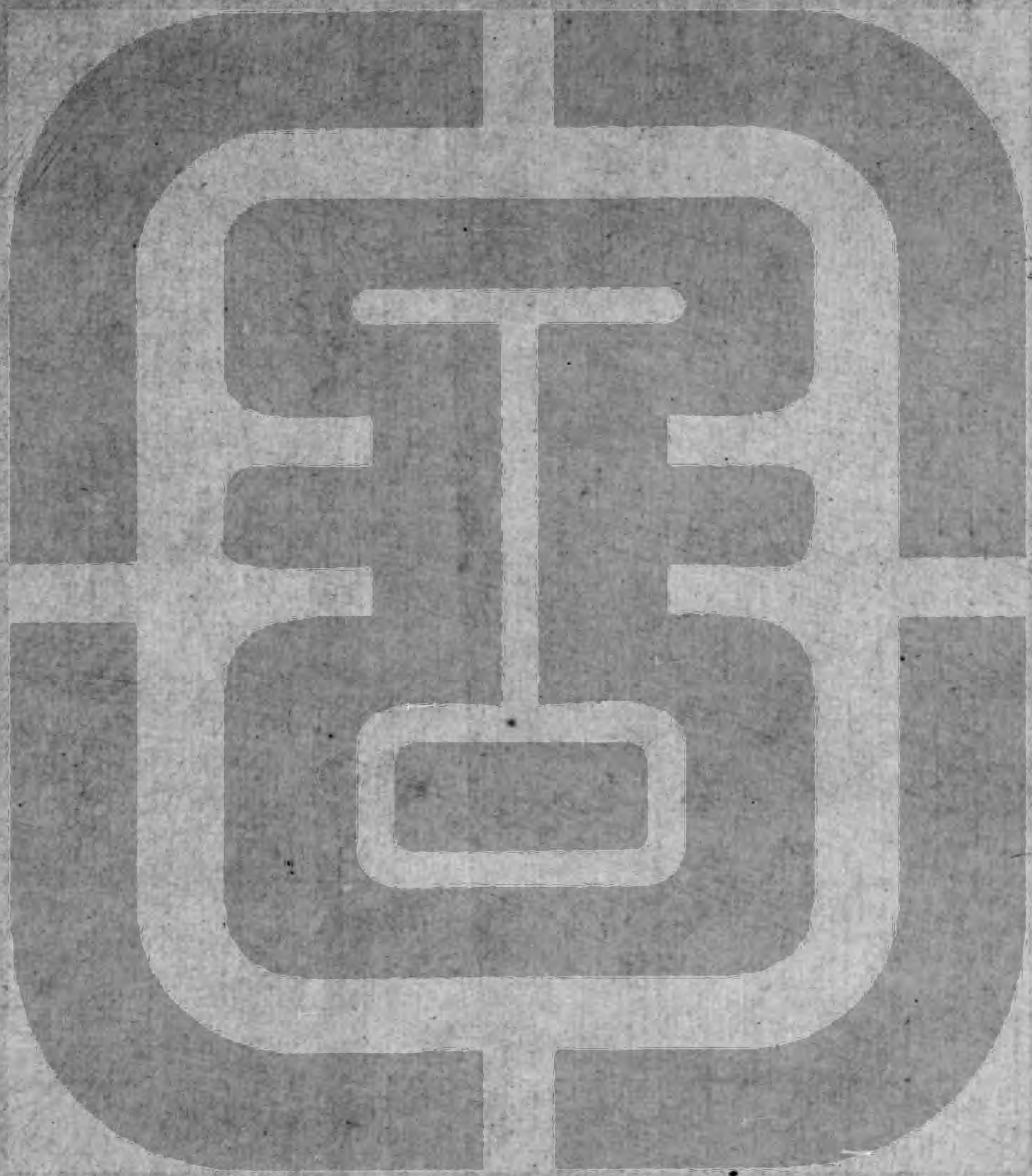


八



列傳卷第二十六

高麗史一百十三



正憲大夫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脩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安祐小字技都耽津縣人金得培尚州人李芳實咸
安縣人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累
歷知樞密院事叅知中書政事得培父祿仕至判典
醬初州吏金祚有女曰萬宮生七歲祚避丹賊趣曰
華城進兵近蒼黃棄萬宮于道既三日得之林下萬
宮言夜有物來抱晝則去人皆驚異跡之乃虎也及
長適州吏金鎰生祿得培登第補藝文檢閱累遷典

客副令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授右副代言六年為西北面紅頭倭賊防禦都指揮使尋拜樞密院直學士仍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西京尹上萬戶芳實從忠穆入元侍從有勞及即位補中郎將遷護軍賜由百結恭愍三年轉大護軍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潰渡江直入連祥家刺殺父子傳首于京七年祐為安州軍民萬戶府萬戶金元鳳副之慶千興為西京軍民萬戶府萬戶得培副之芳實以偏裨行宰樞設祖都門外祐醉卧日午不起麾下舫望明年紅頭賊移文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

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戒嚴士卒毋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賊魁偽平章毛居敬等衆號四萬水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又陷靜麟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據麟州祐率兵進擊賊奔潰近斬三十餘級賊人鐵州祐將七十餘騎行戰地登山息馬猝值賊師毛貴揚兵大出將士皆失色懼祐談笑自若便旋盥漱從容跨馬引兵直前阻清江而陣賊數騎登橋麾預賈勇兵馬判官丁贊奮劍大呼先登斬賊將一人賊稍却祐與芳實將軍李蔭李仁祐等奮擊大破之賊退屯麟靜等州事聞王

遣使賜祐金帶宣州走縣民間賊近皆潰賊遣兵千餘取其穀祐得培領步騎一千逐之賊擔負不能走追至賊屯賊盡銳迎擊之祐等敗千戶吳仲興將軍李仁祐死士馬物故者多退屯定州賊遂陷西京又明年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次生陽驛摠二萬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顛仆甚衆賊知我軍將戰殺所虜人以萬計積尸如丘我軍進攻西京步兵先入躡死者千餘賊兵死者無慮數千人賊退屯龍岡咸從王以祐為安州軍民萬戶府都萬戶芳實為上萬戶金於珍為副萬戶祐等進軍咸從賊乘我軍未陣突擊之我軍敗走賊以精騎躡之祐芳實於珍

大將軍李珣等殺以拒之賊不得逼會東北面千戶丁臣桂引兵一千而至與賊殊死戰斬數十級賊追至五十里而止吾步兵登山以免其被殺掠者千餘賊四百餘人屯肅州山谷間聞其黨敗于西京還趣義州中郎將柳塘即將金景在義州修城門聞之召州千戶張倫發龍州等處兵擊之賊人保靜州城塘等進攻殲之我軍又戰于咸從判開城府事卒富將軍李堅死諸軍力戰賊勢窮入柵自保我步軍入柵擊之騎兵環柵亂射殺二萬級擒偽元帥沈刺黃志善賊退保龍山縣芳實以精騎一千追至延州江祐得培於珍亦率精騎繼至賊窘渡江冰陷死者殆數

千賊登岸作隊為抗拒狀我軍疑窮寇先戰歛兵不
追是夜賊遁芳實尋食追之賊徒飢困安鉄數州之
間死者相枕芳實追至古宣州以輕騎蹙之殺數百
賊先戰芳實以人馬困憊歛兵而止餘賊三百餘一
日一夜至義州渡鴨江而走芳實祐等追不及而還
祐等初從鴨綠抵西京又自咸從還至鴨綠凡九戰
祐得培與慶千興遣李珣金仁彦告捷王勞諭召還
命泥城萬戶金璉守鴨綠夏防祐等上牋賀曰紅衣
之為寇鷙悍狼貪雖白額當前狐綏兔狡所欲必得
險阻所遇莫不屠殘虐焰俱焚望之膽破臭風如遡
動則心悲以吾久玩太平之民當彼敢行先拒之賊

誠亦難哉清江安州之役不利雖臣輩之無良西京
咸從之戰見功是社稷之有德原野積屍之累萬閔
津突騎則逾千所欠漏厥兇魁而以為遺恨然繩木
自盡者多則其窘勿問抑夫妻相刎者半則所計已
窮度彼中心無復東意雖然在賊中便弓馬稍多本
朝之人比年間作罪辜儻是宣城之孽如不艾舊惡
當更虞將來殿下念臣等久於水草之勞敝於死亡
之辱允納凱歸之報明重召入之言不覺蛟泣之沾
膺欣瞻龍則拊脾所有邊事悉歸夏防然而顧一
方之形容假數年則蘇息糟糠得接于口亦尚幸焉
酒肉將求于民不可忍也使華往返宴飲費需除朝

夕粥飯外宜一切禁之驛館緣于道塗騶吏出于州
縣州驛相去更日而行供給次番盡月而代除安州
以南外嘉定隨郭宣鐵龍麟之人宜不出本州以待
賓客姑寢其驛館人民不得已而奴辱于虜軍官無
乃何而逃竄于山勢非苟然力不贍爾除謀故外宜
先數其愆而第宥之使恩威並行而不悖平民奴婢
良家子孫將士自為功或有在于俘獲主帥雖出令
安能究于倉皇除漢兒男女外亦宜令所司體察督
還本元臣等昨者在行陣間往來事有可訊嘆以今
月初吉離軍上赴天朝謹奉牋陳進以聞王批荅云
窮寇之來肆毒有如蜂蠆義兵所至定威震雷霆

當其奏凱而還嘉乃馳牋而賀師既旋大饗將士拜
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事得培輸忠保
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芳實推誠協輔功臣樞密院
副使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遣芳實邀擊于豐州
斬三十餘級賊乘舟遁去王宴群臣賜芳實玉帶玉纓
公曰主何不爱至寶輕以與人王曰使我宗社不為
兵墟百姓不為魚肉皆芳實功也予雖割肌膚以與
之尚不能報况此物乎十年紅賊偽平章潘誠沙劉
閔先生朱元帥以龍鳳紀元率衆二十萬渡鴨綠江
寇朔州泥城祐為上元帥得培為都兵馬使芳實為
都指揮使知肅州康呂火民戶而逃賊屯撫州芳實

以彼衆我寡按兵不進請移殷順成三州陽岩樹德
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岳嶺柵從之芳實遣
判司農事趙天柱左承柳繼祖大將軍崔準等擊賊
于博州敗之禮部尚書李珣邀擊于秦州斬七級芳
實與指揮使金景禪至价州擊斬百五十餘級祐遣
趙天柱鄭履張臣補李元桂洪瑄鄭詵等以步騎四
百至博州擊斬百餘級芳實又以百騎擊斬二十級
于延州祐領諸軍進屯安州獻捷曰丁贊王安德金
仁彥許子麟朴壽年金琦鄭元甫俞之哲邊安烈權
長壽趙麟趙仁壁等皆力戰有功乞加賞以作士氣
王命祐為都元帥白閫外之事將軍制之爾其賞罰

用命不用命賊襲安州我軍敗上將軍李蔭趙天柱
死獲景禪為其元帥移文曰將兵百十萬而東其速
迎降王遣密直提學鄭思道金玃守岳嶺柵賊夜伏
兵萬餘于柵旁雞鳴以鉄騎五千攻破柵門吾軍大
潰祐得培等單騎奔還祐行收兵與摠兵官金鏞等
也金如驛鏞遣左常侍崔瑩請遣京兵王知事急遂
請避亂使京城婦女老弱先出城人心洶：賊先鋒
至興義驛王及公主將南行鏞祐芳實等馳至以為
京城不可不守瑩尤痛憤大叫曰願上小留募丁壯
守宗社宰相臣顧默然駕幸旻天寺遣近臣往通衢
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皆散應者總數人祐等無如之

何白王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王遂南幸出崇仁門老幼顛朴子母相棄躪籍滿野哭聲動天地後數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為城灌水成水人不得上緣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食之恣其殘虐王在福州以鄭世雲為總兵官督諸軍十一年祐芳實得培黃裳韓方信李餘慶安遇慶李龜壽崔瑩率兵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世雲督令進軍諸將圍京城世雲退屯堯率院時方雨雪賊弛備餘慶當崇仁門麾下護軍權僖調知之曰賊之精銳皆聚于此出其不意攻之可克翼日昧爽僖率數十騎突入鼓譟奮擊賊眾驚駭諸將乘之四面急擊吾

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先登大敗之日晡時斬賊魁沙劉閔先生等賊徒自相陷籍僵屍滿城斬首凡一十餘萬獲元帝玉璽二金寶一玉印三金銀銅印金銀器牌面等物諸將咸曰窮寇不可盡也乃開崇仁炭峴二門餘黨破頭潘等十餘萬奔渡鴨綠江而走賊遂平攻城之日賊雖窮蹙築壘固守諸軍進圍逼之

太祖止路旁家夜半賊闌圍而走

太祖馳至東門賊及吾軍爭門雜還不可出有後至賊以槍刺

太祖右耳後勢急

太祖拔劍斫前七八人躍馬踰城馬不跌人皆神之
鏞素與世雲爭寵又恐祐得培芳實等成大功為王
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為罪而盡殺之乃矯旨
為書使其姪前工部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
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禍盍先圖之
祐芳實得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此不
可不得從培曰今甫平賊豈宜自相剪滅昔攘苴擅
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慎若不獲
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不亦可乎祐芳實乃退及夜
復來言曰誅世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命其如
後患何所培堅執不可祐等強之于是置酒使人邀

世雲既至祐等目壯士於坐擊殺之王聞變遣直門
下金瑱頒赦令諸將赴行在以安其心既而福州守
朴之英言于宰相曰芳實獨殺世英祐等以遇害王
恐生他變即召瑒還將調兵討之判事金賢士將軍
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大悅賜賢金銀布帛
復遣瑒頒赦召之英責曰汝何妄言予念其老不置
於法止令罷歸鄉里又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
酒祐至咸昌縣王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
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跪進酒元帥立飲祐請不敢
濯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為心一杯之後豈
復請立飲耶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鏞令

睦仁吉引至中門使門者捉其首祐辭色不變王叩
所佩囊大呼曰幸小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王未
及聞捉者更擊殺之曳下庭王不知其死傳旨曰汝
等擅殺鄭世雲身首異處今不斬汝以有大功也囊
書即鋪給祐等殺世雲書也鋪恐琳洩其謀先斬之
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
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旁哀之召留禁中問其所
歸遣之麾下士驚潰王召賜酒食勞之鋪與洪彥博
柳濯廉悌臣李岩尹桓黃裳李春富金希祖稟旨揭
榜云祐等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有能捕得培芳
實者超三級錄用分遣大將軍吳仁澤御史中丞鄭

之祥萬戶朴春金庚等捕之是日芳實赴行在至龍
宮縣王命芳實舅在散騎辛珣按廉成元揆往迎椿
至稱有旨芳實下庭跪仁澤拔劍擊之即仆絕良久
復蘇踰垣走椿追執之芳實欲拔椿劍之祥等從後
擊殺之得培至基州聞變率數騎逃匿山陽縣先瑩
側流其弟得齊于花山囚得培妻孥鞠之其僭直講
趙云佗謂妻母曰直言之母受苦楚妻母隱忍久之
乃告庚椿之祥元揆等捕斬之梟首尚州年五十一
觀者莫不嗟悼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屍
為文以祭曰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
哉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天人雖

殊其理則一古人有言曰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天定
勝人果何理也人衆勝天亦何理也往者紅寇闖入
乘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公首倡大義遠近
嚮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食于
斯寢于斯伊誰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
重于功必使歸服其罪然後誅之可也柰何汗馬未
乾凱歌未罷遂使泰山之功轉為鋒刃之血歟此吾
所以泣血而問于天者也吾知其忠魂壯魄千秋萬
歲必歆泣于九泉之下嗚呼命也如之何如之何芳
實子中文祐子年甫十餘遊市街人爭以物饋之曰
今我輩獲安寢食三元帥之功也至有垂涕者

鄭世雲

鄭世雲光州長澤縣人從恭愍入元宿衛累官大護
軍王即位錄其功為一等與金鏞有寵于王楊廣道
按廣金南得笞辱忽赤中即將鄭谷谷同僚權石和
等訴于王世雲鏞與得南善請王杖流石和等于海
島又與鏞忌密直副使任君輔有寵譖以詐傳王旨
流濟州歷軍簿判書知門下省事錄誅竒輒功為一
等八年紅賊陷西京以世雲為西北面都巡察使自
黃州還言賊入西京積柴修城無進逼計願勿驚擾
以安衆心轉叅知政事倭寇揚廣道京城戒嚴令百
官從軍諫官詣王宮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

如國體何命免之十年紅賊陷京城王幸福州世雲
以樞密兼鷹揚軍上將軍從行性忠清日夜憂憤以
掃賊恢復自任王亦倚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
以慰民心遣使督諸道兵討賊王遂以世雲為總兵
官教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時與勢輕
重在人可不慎哉恭惟太祖肇創鴻業列聖相承休
養生民逮于寡人狃于宴安軍旅之事廢而不講以
致紅賊侵犯播越而南每念宗社痛楚何堪今分遣
諸將合兵攻賊乃授鄭世雲節鉞往董厥師賞罰用
命不用命其各處軍官軍人敢有故違節制及隔越
馳聞者聽以軍法從事于戲師出以律有國之所當

先國耳忘家為臣之所當急惟爾士衆體予至懷世
雲詣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微如吾為相國家宜
亂行嶺以南居人扈駕者不給糧并從軍此議已定
今何不然網紀乃爾安能制難謂柳淑曰吾明日出
師公其往簽軍淑曰諸軍已到竹嶺大院矣世雲曰
軍若後期公亦不得免責淑即往督之又謂鏞曰今
兩相玩寇如此孰不効耶若不殲賊縱竄匿山谷可
得而生可得而國乎守侍中李岳曰今寇賊闖入君
臣播遷為天下之笑三韓之恥而公首倡大義伏鉞
行師社稷之再安王業之中興在此一舉惟公勉之
吾君臣日夜望公之凱還也世雲行擢授中書平章

事位二相三宰之間王遣牙達赤權天祐賜衣酒世
雲附奏曰諸將有報獲賊者勿先論賞臣雖捕獲不
敢數馳報以煩驛騎大戰之後具狀上聞西京人高
敬至軍前言府民脫賊者無慮萬人請遣將鎮撫世
雲大悅遣禮部尚書李珣往撫之督赴京城十一年
世雲督諸將圍京城自退屯堯率院賊平遣大將軍
金漢貴中郎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曰常軫濟世之
心旁求俊彥敬承分閭之命恐累聖明竊聞興衰有
數理無窮安民之要禦寇為難太玉去邠未能防狄
人之逼明皇幸蜀不得制獨狗之侵掃赤眉而劉
漢重興破黃巾而曹魏統繼悉惟時運匪獨人為當

去歲之仲冬值滔天之勃敵論其肆毒雖豺虎之莫
如觀其行兵亦孫吳之難抗日將自恣世無誰何乘
勝常驅既橫行于天下遠引直入遂大振于海東怒
鋒不可當望風皆自潰百萬精甲奄屯住于都城億
兆斯民蕩流離于道路嗟哉黎烝甚于塗炭况乘輿
之遠狩實將相之深憂肆舉雲合之兵遂攻蟻聚之
虜士卒得建瓴之勢赴敵何難頑器為破竹之魂迎
刃輒解制天下所不能制誅一世所不能誅魚可息
于鼎中兔難脫于網外田單一奇何足法葛亮八陣
可為師凌雪入城李愬取蔡州之城背水為陣韓信
拔趙壁之旗事雖不同義則允合昔蒐兵于己亥曾

掃賊于朝鮮再克寇侵之強皆非臣等之績茲蓋伏
遇殿下勇智天錫聖敬日躋遠播休風遵禮樂于三
代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梟獍之所以訓犬羊之
所以伏無不闕于聖化亦皆囿于至仁理之自然否
則復泰斯乃重興之際實是更始之初臣等敢不競
奮鷹揚之勇致清明于會朝載伸鰲抃之誠佇瞻望
于行在王喜賜漢貴黃金二十五兩帛二匹景帛二
匹即遣內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太后公主亦
賜衣酒尋為安祐等所害洪彥博聞其死曰總兵之
出師也言貌甚傲其及宣矣贈僉議政丞葬以禮又
追錄扈從及收復之功俱為一等

安遇慶

安遇慶世系履歷未詳恭愍八年從安祐等擊走紅
賊浚子祐等收復京都錄功俱一等又討興王賊錄
功亦一等元以平紅賊功遣使授奉訓大夫廣文監
丞元立德興君為王納之遇慶以贊成事為都指揮
使屯義州移書婆娑府脫脫禾孫曰本國自太祖神
聖大王創業垂統正嫡承襲四百餘年元王始事朝
廷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元王嫡子忠烈王尚公主
生忠宣王忠宣王亦尚王公生忠肅王義為君臣親
為甥舅今我國王忠肅王之嫡子入侍天庭十有餘
年頗著功績尚公主為駙馬承正統蒞下國事大之

禮恪謹一心不幸紅賊橫行天下剝殘天民所指火
烈天威難制越己亥冬偽名毛平章黃院判等賊十
餘萬闖入東國至于西京我軍大發一掃無餘又于
辛丑年沙劉潘平章閔先生等賊三十餘萬深入王
京吾王赫怒諸將奮勇盡殲其衆社稷獲安人民受
賜兩度破賊之事既以具呈中書省矣東民以謂上
國必當厚賞引頸北望豈慮本國人崔濡等挾其仇
怨貝錦誣詞簧惑天聽使吾王至于失職以忠宣
棄妾孽子搭恩帖木兒為王三千里外遠勞天民夫
崔濡等事我先王阿諛逢迎陷于不義癸未年間南
行不返崔濡惡輩實使之也本國人言及於此未嘗

不痛哭流涕今濡等又以笙簧之口掩我大功廢吾
王而使本土無辜之民不遑寧居此本國之罪人也
吾王使宰相李公遂柳仁雨許綱洪淳等賀正矣謝
恩矣賀聖節矣又賀千秋矣且啓稟矣濡等互相壅
蔽奪其方物表箋使不得達拘留使价唯己之從且
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正嫡承襲其來遠矣濡等冒
弄朝廷立孽庶為王改易土風而使世祖皇帝詔旨
墜于空虛此天下之罪人也本國人搥胸切齒曰亂
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古有常憲如濡之輩罪不容誅
雖剗心腹必無朝廷之議大小奮愠雷然一辭必舉
大兵往討濡等惡輩食肉寢皮然後已物議汹涌不

可止遏今以精兵百萬往討高麗逆黨約已定矣師之所過荆棘生焉大軍一舉馬首指北雖加禁厲人心憤怒氣炎如火所觸必焚天下無辜忍受其禍本職所管各部人物即宜收帶家口早入山寨遠避軍鋒又區別崔濡等高麗逆黨毋使諸色軍馬濫及于禍有能捕濡等惡輩傳首納款不唯本國釋怒上國亦知濡等欺天亂法正伏其辜將有厚賞本職叅詳即便施行又當飛報行樞密院同知施行初遇慶令兵馬使金之瑞玉天桂分守要害宋芬碩守義州弓庫門護軍金得和將十餘騎候鴨綠江邊夜半報賊到楸島遇慶遣人告急于都巡察使李龜壽都兵馬

使洪瑄巡撫使池龍壽時士卒凍餒不能興黎明賊渡江遇慶將官屬七十餘騎登城望之賊圍弓庫門遇慶引軍趣之賊已踰城入殺守門卒芬碩尚未知也遇慶身先士卒與邦天奉咸石柱金得和玄奴价崔黑驢羅成等七戰却之賊登山覘我軍寡且無援分步騎為七隊鼓噪齊進我軍不能走奔還入門黑驢下馬執槊立門外賊不得逼遲我軍畢入上馬徐驅而入龜壽瑄龍壽等不意賊奄至各將十餘騎至我軍屢與戰不利瑄馬蹶為賊所擒我軍大敗走保安州賊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為都巡慰使又命我

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泥城都體察使李
珣都兵馬使禹碑朴椿等引軍來會我軍復振賊候
騎至定州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虜其將宋臣
吉剌以徇賊奪氣于是遇慶龜壽龍壽都兵馬使羅
世為左翼珣碑椿我

太祖為右翼瑩為中軍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劫懦不力戰諸將忌之時賊
已屯隨州之獺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為三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為左右各當其一隊奮擊

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濘甚危馬奮躍而出眾皆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人拔劍亂擊之賊已

奔崩唯塵埃蔽空而已倭屠喬桐京城大震王命遇
慶與龍壽珣領三十三兵馬使分屯東西江昇天府
以補之未幾賜推誠亮節宣力翊贊功臣號與吳仁
澤等謀除辛毗事洩杖流南原沒為奴籍其家毗誅
復召為贊成事出為西京都萬戶與珣往擊五老山
城克之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刺不花還

崔瑩

崔瑩平章事惟清五世孫也父元直仕至司憲糾正

瑩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初隸楊廣道都巡問使麾下
屢擒倭賊以武勇聞補弓連赤恭愍元年趙日新作
亂瑩與安祐崔源等協力盡誅授護軍三年拜大護
軍與柳濯從元丞相脫脫等征高郵前後二十七戰
城將陷脫脫被譖師罷明年禦賊淮安路累戰于八
里莊又泗和等州賊八千餘艘圍淮安城晝夜力戰
却之賊復至瑩身被數槍奮擊殺獲殆盡既還國與
印璫攻破鴨綠江以西八站六年出為西海平壤泥
城江界體覆使明年倭四百餘艘寇吾義浦瑩設伏
與戰克之又明年為西北面兵馬使紅賊入西京瑩
與諸將戰于生陽鐵和西京咸從之間破有功又明

年拜平壤尹兼西北面巡問使時瘡痍未復餓莩相
繼瑩廣置賑濟場給糧種勸耕稼瘞戰死者骸轉左
散騎常侍十一年與安祐李芳實等收復京都錄勲
為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減獲爵其父母妻除典理
判書十二年金鑄謀亂遣其黨犯興王行宮瑩聞變
與禹碑安遇慶金長壽等率兵馳赴擊賊盡殺之策
勲一等又賜土田藏獲進判密直司事賜畫忠奮義
佐命功臣號轉平理有人得鑄所畜猫兒眼精珠獻
都堂一座傳玩瑩獨不顧曰鑄之志此等物喪之諸
公何玩耶尋陞贊成事十三年賊臣崔濡奉德興君
渡鴨綠江我師與戰貝績賊乘勝長驅入據宣州中

外凶懼命瑩為都巡慰使將精卒急趣安州節度諸
軍瑩聞命即行率屬將卒誓必滅敵朝野恃以無恐
瑩道亡卒輒斬以徇軍令始肅與諸將分軍擊賊于
獺川大敗之遣兵馬副使安柱報捷王喜賜柱馬
一匹銀二錠東寧路萬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瑩遣
其將擊却之後王命豐儲倉使丁得年賜閹人未得
年以命不由兩府不奉旨王怒欲杖流之瑩曰責在
臣等非得年之罪也乃釋之十四年倭寇喬桐江華
瑩以東西江都指揮使率兵鎮東江瑩嘗責密直金
蘭以女與辛毗毗疾之至是瑩獵高峯縣毗譖于王
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真卿為東西江

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
獵無時何也予雖不言臺諫其不論乎今以卿尹雞
林可丞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
全吾得尹雞林聖恩厚矣遂行毗復誣以瑩與李龜
壽等交納內官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鞠訊瑩誣
服曰請速即刑乃削三品以上爵籍其曰民流之得
林之鞠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時鎮合浦死執以為
不可得林訴毗并罷之二十年召還復拜贊成事二
十二年為六道都巡察使籍軍戶造戰艦黜陟將帥
守令有罪者專斷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
未精又今年七十以上者歛米有差補軍需民多亡

命怨讞大興二十三年為慶尚全羅楊廣都巡問使
憲司言瑩為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為巡問瑩
泣訴曰臣赤心徇國今乃致謗如此請罷臣職王雖
直瑩猶令臺諫都堂薦可代者尋以論瑩罷大司憲
金續命貶持平崔元濡為延安府使賜瑩畫忠奮義
宣威佐命定亂功臣號

太祖高皇帝遣林密等今我取濟州馬二千匹以進
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只送三百
匹密等怒王遂議伐濟州七月以瑩為楊廣全羅慶
尚道都統使廉興邦為都兵馬使李希泌邊安烈為
揚慶道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為全羅道元帥池喬羅

世為慶尚道元帥金庚為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
州道都巡問使領戰艦三百十四艘士卒二萬五千
六百人討之教曰耽羅元屬本朝世修職貢垂五百
載近牧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殺吾
使臣奴吾^{百姓}罪惡貫盈今授瑩節鉞徃征其督諸軍
剋期殄殲賞罰用命不用命無憚大吏宰樞會餞
諸帥皆泣下瑩與安烈獨自若八月師至羅州瑩閱
兵于榮山與諸將條約曰諸道船不可相混宜各樹
幟檣上以識之船置頭目官勿亂行船既發各整伍
樵汲以時若遇倭寇左右夾擊能擒獲者大加爵賞
既至濟州各率戰艦同時俱進毋或失次軍士各占

信地通烟相報諸軍動靜聽都統使角聲毋或有違
攻城之日民有黨哈赤不順命者縱兵悉誅降者勿
逐賊魁家產悉輸官且得公私契券金銀牌印信馬
籍亦皆輸官得者有賞守佛宇道殿神祠者勿擾貪
貨寶不力戰者罰得貨寶先回船逃者論以軍法又
曰王命臣伐叛吾言即王言從吾命則事濟可諸將
皆免冠謝行至黔山串諸將曰發船既久風又漸高
且速行師瑩曰今日風不利西海戰艦以百計亦未
至豈可先去諸將憤鬱至普吉泊瑩又以無風欲留
諸將曰兵機貴速淹留不進後如有議咎將誰執瑩
不應其邦曰諸將之言不可不聽瑩從之日己午尚

猶豫未發安烈麾下士先發船瑩大怒懸檣竿以徇
俄而諸道船揚帆齊發瑩不得已令牽碇放船西海
船亦至中途遇大風諸船四散日晚將抵楸子島忽
風雨大作船觸崖石多絕纜失擢翼日至濟州瑩部
署諸將四面分攻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覲音保
等以三千餘騎拒於明月浦瑩遣前濟州牧使朴允
清以書諭之曰今與兵問罪勢不得已除賊魁外星
主王子土官軍民且悉按堵如故雖黨賊者降附則
亦從寬典如或違逆大兵一臨玉石俱焚悔無及矣
與諸將下岸師遂巡不進乃斬一裨將以徇於是大
軍齊進左右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至三十里暮還

明日浦沿涯為營賊殺安撫使李下生諸將屯漢擊山下休兵時我師多獲賊馬悉為騎兵矣賊魁三人來挑戰陽敗而走將誘致曉星五音之野以騎兵踏之瑩知其謀命銳卒急逐賊魁遁走入山南虎島瑩遣前副令鄭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自率精兵繼進石迭里必思率妻子與其黨數十人乃出於是肖古秃不花覲音保知不免投崖而死瑩腰斬石迭里必思并其三子又斬肖古秃不花覲音保首遣知兵馬使安柱以獻東道哈赤石多時萬趙莊忽古孫等猶率數百人據城不下瑩率諸將攻之賊潰走追獲之搜捕餘黨盡殺之死者相枕得金牌九銀牌十印信

三十馬一千匹印信付萬戶安撫使星主王子馬分養于諸州卒有殺馬牛食者或斬首或斷臂以徇士卒股慄秋毫無敢犯者十月瑩與諸將班師王己薨復命于梓宮痛哭失聲辛禍元年判三司事二年都堂以禍命欲宥在貶康舜龍鄭思道廉興邦成大庸鄭寓丑虎鄭夢周等議己定瑩出獵不与其議及還錄事請署其案瑩怒曰國家大事必大臣合議然後行何不預告遽取署耶遂不署瑩姪女塔判事安德麟擅殺人楊廣道按廉揚以時械送憲司時瑩判巡衛府事都堂以瑩故欲輕德麟罪移繫巡衛府瑩怒曰德麟殺無罪人憲司可斷決况我在巡衛豈宜推

鞠遂還憲司倭屠連山開泰寺元帥朴仁桂敗死瑩聞之自請擊之禍以老止之瑩曰曩尔倭寇肆暴如此今不制後必難圖若遣他将未必制勝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宗社衛王室耳願亟率麾下往擊請之再三禍許之瑩不宿而行時賊使老弱乘舟示若將還潛遣勇銳數百深入寇掠所過望風無敢當者至鳴山大肆殺虜勢甚盛瑩與揚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趣鳴山將戰瑩先據險隘三面皆絕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薄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

應弦而倒乃拔所中矢瑩益力遂大破之俘斬殆盡遣判事朴承吉獻捷禍大喜賜承吉白金五十兩遣三司右使石文成賜瑩衣酒鞍馬又遣醫魚伯評賣藥治創瑩凱還禍命宰樞郊迎具雜戲儀衛如迎詔禮及入見禍賜酒問曰賊衆幾何對曰未能的知其數然不多諸相又問曰賊若多此老幾不生矣論功擬拜侍中瑩固辭曰為侍中則不可輕出於外侍倭寇平然後可乃封鉄原府院君論賞將士有差柳榮瑩妻之姪瑩受榮朝廷欲悅其意起拜榮密直副使尚議榮即遂也後瑩麾下進鳴山破陣圖禍命李穡製贊三年瑩与李仁任誅池翰判書文天式將聘于

元丞相納哈出瑩謂天式曰丞相若問奔死宜以病
歿對天式曰願諸公勿使復有如此之亂瑩慚服尋
以老病艘禍不聽倭乘夜入寇窄梁焚戰艦五十餘
辟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天乘劍
舩僅免瑩嘗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慎勿出海是
日光裕終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至遂見敗賊又寇
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遁入摩利山賊大
掠虜之瑞妻而去禍遣羅世李元桂康求朴壽年趙
思敏等擊賊于江華瑩為都統使次昇天府以備之
賊奔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一空至童
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瑩與慶復吳仁任等次

敬天議備禦之策瑩歎曰倭寇肆虐如此元帥奉何
類乎遂泣然泣下元帥石文成但問歌妓來否觀者
歎崔石憂樂不同瑩又曰光裕違吾節度使賊跳梁
至此賊初寇江華阻江安集使妄報賊退使我緩不
及擊若官軍早報則賊如檻中虎耳乃囚安集于巡
衛府之瑞遣人告瑩曰賊已載婦女玉帛置德積島
復以三十七艘來寇請遣援兵瑩不聽曰汝府有騎
兵千餘何所用哉賊取汝妻曾不奮擊坐視江華陸
沈今又請兵欲以與賊乎又謂諸相曰遠道元帥提
不腆之兵暫失期會尚置軍法况在畿甸領巨艦五
十戰士千餘不戰而敗走者乎賊入江華遽奔兵渡

江使一府蕭然赤地者乎釋此不誅何以號令吾欲
斷罪第嫌專殺耳遂請禍治之乃下光裕之瑞彥龍
于獄以李希椿為江華萬戶金仁貴為府使時有童
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狀曰賊常言所可畏者
唯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士卒爭
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瑩言喬桐江華實要害之
地豪強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私田充軍食禍然
之乃徙喬桐老幼於內地留壯者治農桑又令諸元
帥出麾下士各十人又發愛馬官司倉庫人為兵使
成江華瑩點閱怒部伍不整遣人請曰臣願斬隊伍
長禍曰都統使無乃已殺乎重則杖之輕則原之

一日禍教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瑞郭彥龍之罪當
以軍法論然方大旱其並戒死籍其家流遠先是金
鎮為慶尚道元帥大集一道名妓與麾下士晝夜酣
飲鎮嗜燒酒軍中號曰燒酒徒卒伍偏裨少忤其意
輒鞭辱眾忿怨及倭焚掠合浦營眾曰可使燒酒徒
擊賊我輩為能戰却立不進鎮單騎遁走遂大敗於
是廢鎮為民流昌寧縣尋徙嘉德島斬合浦都千戶
李東搏金元穀至是瑩見下教歎曰金鎮孫光裕等
皆敗軍宜殺以徇向曲法原鎮今又釋光裕等政刑
如此何以為國禍莫賜鎮衣馬召還瑩不可曰鎮不
撫士卒見賊逗遛以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返厚

賜召還後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主大柄不可顛倒禍乃止時以旱雩且遍禱諸寺瑩颺言於都堂曰今政刑紊亂有功不賞有罪不刑天豈雨哉又僧徒以端午施食通衢士女坐集瑩見之詰僧曰若施食鬼神當依山野淨處今方夏月設食臭穢衢路是汝欲聚美婦誨淫耳將繫獄僧徒懼四散以京都濱海畏倭寇欲遷內地議可否衆慮後禍皆欲遷瑩獨陳微師固守之策禍不聽命築宮城於鐵原瑩曰今遷都非特防農擾民且啟海寇覬覦之心國將日蹙非計也請奉太后徙居鐵原殿下留此鎮之禍曰太后徙居予豈可獨留瑩曰太后年齒已暮脫有不虞

起居尤難禍然之事遂寢瑩又曰京城大廣雖有十萬兵未易守也請築內城備不虞睦仁吉曰不可動土禍曰以拘忌廢築城可乎捨此欲都何處且及農隙興工役四年倭船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禍分命諸軍屯東西江兵衛列於宮門以待賊至發坊里兵登城候望瑩督諸軍軍于海豐贊成事揚伯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為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柰與角趣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進擊之賊遂瑩瑩奔我

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破之瑩見賊披靡率麾下從旁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夜城中聞瑩奔益洶洶莫知所之禍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宮門以待之及諸元帥使人來獻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為瑩功賜安社功臣號五年新定君馬坳秀與其子占匿良民事竟繫獄會因災變慮囚諸相欲釋之瑩曰坳秀奴使良至三十廣占土田過百頃鄉愚莫甚豈宜得生仁任使堂吏或牒曰凡匿民役使及犯死罪者其田並屬軍須吏以告瑩瑩厲声叱之曰此事已有定法而不能遵必欲曲法宥匿民者又爭占犯罪者土田何用牒為仁任慚覷瑩坐司平鞠

諸相止之曰奸宄在內不可輕進公去則此軍必亂軍亂國不靜矣瑩從之兩府臺諫詣闕請下張氏按治禍不聽瑩等囚張氏族黨康侑權元順元甫等鞠之禍怒以為宮中事非兩府臺諫所知必因宦寺而洩下宦者鄭鸞夙獄李得芬金寶勒婦私第令瑩罷兵曰卿欲禦何賊擁兵不來耶卿嘗自謂累代忠臣忠心安在瑩曰臣若赴召兵士必從引兵詣闕則臣罪當誅且臣豈不欲進死闕下恐非上意故不敢尔臣身雖微所繫甚大若死於姦人之手國家危矣禍默然有間召復與仁吉入禍泣曰此女養我即吾母也子之於親豈不欲其生也卿等既以我為君我

獨不能救一乳媪乎其釋勿治復與亦垂淚無如之
何禍使人問太后曰古亦有黜乳母者乎太后曰豈
可論古今有無當因時制宜耳復與仁吉對亦如太
后言禍不聽臺省百官請鞠張氏又不聽密使人語
大司憲禹玄寶曰可率百官以退玄寶曰臣雖退百
官必不從請速下張氏百官具張氏罪奏太后太后
曰豈可以一女之故令舉國缺望乎趣張氏出張氏
入禍前不出禍亦不忍太后謂禍曰我欲徙別宮不
聞此事遂命輦將出禍意解乃送張氏于仁任家諭
令不殺剗國大夫人爵瑩詣闕謝曰殿下去邪不疑
臣敢不喜獨責臣為不忠臣實缺望禍曰事急不覓

垆秀罪報都堂都堂稽留不決瑩怒不出者數日竟
杖垆秀一百七并杖其子致遠希遠皆流之垆秀道
死慶復與黃裳禹仁烈詣瑩第時鄭地與倭戰于順
天兆陽敗績瑩謂復與等曰諸相何不憂國倭寇陸
梁至此一鄭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慙色禍遣
諸將擊倭瑩曰臣無家累關心雖死於賊無所悔恨
但臣之名稍聞他邦若死於賊恐傷國體然倭寇侵
暴如此臣不忍坐視生靈之魚肉國之安危在臣一
舉請率麾下士出征都堂餞諸帥瑩獨不赴曰近門
下府請禁迎餞豈可以宰相先犯令乎俄而烽火再
舉禍曰不可重外而輕內命瑩勿往瑩麾下士李仁

茂朴衛等三十餘人訴云昇天府西海道之戰有功未受爵賞瑩以為濫悉囚司平府禍命原之瑩執不可禍曰吾欲原之卿何強耶瑩不獲已釋之政堂文學許完同知密直尹邦晏使其妻依禍乳媪張氏譖內宰樞林堅味都吉敷請去之禍命堅味等歸私第禁出入堅味等奔告瑩及復與仁任曰完等欲殺吾二人以及諸公禍將作矣夜完等矯旨召瑩者再三瑩恐禍及已率麾下兵與復與仁任等會與國寺大陳甲兵集兩府百官耆老議請鞠張氏禍趣召瑩瑩辭曰今有奉國缺望事上若從衆意臣將入見禍曰卿被疾累日不朝思一見之且欲問缺望事瑩欲入

失言深悔之門下評理金庚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乎瑩怒白禍下庚獄流合浦臺諫重房上疏力爭乃流張氏斬完邦晏侑權順甫及張氏養女塔上護軍孫元美杖流元美兄知春州事元迎尋斬張氏六年瑩兼海道都統使白禍曰臣任事既多今又都統海道道不能堪且戰艦總百艘戍卒僅三千臣若行師當用兵萬餘倉廩匱竭何以供億禍曰備禦事劇不獲已以卿兼之其無固辭且以今日軍需餉萬餘兵誠難矣請卿用三千使一當百瑩曰臣已老不得以時上謁今幸進見請陳一言願殿下操心惕厲無或豫怠百姓安危皆繫上心如何瑩與諸將出屯

東西江以備倭瑩得疾諸將曰公之疾劇矣瑩曰將軍將兵出外豈可以疾為念醫進藥却之曰吾既老死生有命何必服藥求生禍欲以陪僕賤者為近臣以問瑩瑩曰小人得官必縱恣不可授乃止時大明督進歲貢金銀馬匹細布侍中尹桓等議自宰相至庶人出布有差以辦瑩曰今士民多故生業不遂又令出布其弊不貲且微求無厭豈能盡從宜先遣使請減首領不得已然為之禍歸瑩功賜鐵券教曰蓋聞武王即位肇頒報功之典太公受封即有賞功之語矧又功疑惟重堯舜之理所以為後世之不可及歟惟卿矣我世臣卿之祖先事我先王文章政事

咸有可觀卿高爽之資剛毅之氣卓冠一時有光前烈故其武功無與為比庚寅以來水陸禦賊始以智勇聞于中外我先考選充侍衛日見親信超授護軍逆賊趙日新作亂卿扞禦有功及天子詔先考募勇士卿上體先考之心血戰江淮之間名聞中國顯揚國美紅賊闖入西鄙卿為先鋒克捷有功又與諸將收復京都復安社稷先考以兵王寺為行宮逆賊金鏞潛令金守夜半入宮殺害臣僚卿忘身奮忠悉除兇黨逆賊崔濡誣奏天子奉德與君廢先考領兵入界卿承命往督諸將克成大功耽羅哈赤殺官吏以叛卿秦命徂征殲厥巨魁秋毫不犯民獲按堵及予

即位以來倭賊益張民之多難甚於前日卿躬先赴敵破賊鴻山燒舩西海挫敵立威所向無前昇天府之戰密迓京邑宗社安危在於呼吸卿節度諸軍賊雖下岸跬步即潰城中安焉不知有賊楊伯淵洪仲元潛謀結黨欲危社稷卿奮義一掃逆類其功之重可勝言哉覩今將帥之中戰多而功大惟卿一人而已又况盡忠奮義尊主庇民宰相中真宰相矣因民賞賜通例也然卿之清白出於天性必固辭不受故但賜鉄券以玉為軸表異數也嗚呼功大而賞微予實歎焉卿或有犯雖至於九終不之罪至於十犯亦當未減子孫亦如之後之君臣尚體予意七年拜守

侍中贈其父純忠雅亮廉儉輔世翊贊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臣判門下事領藝文春秋館事上護軍東原府院君母智氏為三韓國大夫人禍欲出遊瑩諫曰今飢饉荐臻民不聊生農務方興不可盤遊無度以病民也禍曰先祖忠肅王亦好遊豫予之出遊獨不可乎瑩曰先王之時民安歲登猶可遊豫今日則臣知其不可禍遊龍首山乘醉馳馬而墜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令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令民怨今駁下遊戲無度墜馬傷体臣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禍曰自今改之京城物價踴貴商賈爭錐刀瑩疾之凡市物先令京市署定

其價識以稅印始許買賣無印識者將鈎脊筋殺之於是懸大鈎於市以示之市人震慄事竟不行時議遷都漢陽瑩曰識書所載往事皆驗不可不信當速移都人皆重遷議遂寢城門都監發五部丁夫修鄰城未幾頽壞瑩怒曰都監員多不能監檢若此耶遂刻尹順等罷遣丁夫禍賜瑩田教曰往歲倭賊深寇楊廣全羅卿能指揮諸將焚賊舡於鎮浦復有雲峯之捷功大如山帶礪難忘嘗屢賜土田卿皆弃不收稅今賜父墓傍近高陽縣田二百三十結長源亭田五十餘結八年有投匿名書於李仁任壻姜莖家云王之即位不無嫌疑且甚無道曾敏修林堅味廉

與邦都吉敷文達漢等謀去李仁任崔瑩立定昌君瑤為王前判事金克恭聞以語人其人以告堅味堅味意克恭所為執而鞠之克恭不勝捶楚誣服獄官令克恭寫字與匿名書筆畫頓殊仁任頗疑之堅味必欲罪克恭獄官不敢辨白瑩曰克恭造虛事驚惑國家謀害大臣罪不容誅判事張子忠聞克恭言不告於國私告定昌君典校副令鄭矩為克恭壻亦知而不告克恭則宜戮及妻孥矩子忠可杖流使宦者金實白禍曰今欲族克恭願上勿禁定昌君亦不宜在朝請并流之於是輟克恭以徇籍其家沒妻子為奴婢流矩子忠于遠地慶尚江陵全羅三道因倭寇

失業民多餓死瑩令諸道置施與場擇慈良者主之
出官米作糜粥賑之麥熟然後已瑩欲造戰艦發諸
道軍又募僧徒召語僧錄曰僧亦欲禦侮乎曰僧所
以安以國家無虞也國有變僧何獨安瑩曰吾昔為
六道都統使大作戰艦八百餘艘欲掃清海寇不圖
李海等冒請先王分領其船卒以敗功孫光裕領江
口船艦一遇倭賊燒毀殆盡今欲改造然方農月不
可使民欲役以僧徒唐太宗征本國本國發僧軍三
萬擊破之今若造戰艦禦寇功豈細哉使司宰令李
光甫造戰艦督役甚急人多怨咨不踰年造巨艦百
三十餘艘分守要害自後倭寇稍息民反喜之瑩辭

職尋領三司事禍移都漢陽瑩曰遷都欲以安國願
殺下毋輕忽夙夜恐懼不墜先業十年判門下府事
禍嘗賜田瑩辭以倉廩虛竭不受乃自出米二百碩
補軍餉至是復出穀八十碩以補之乞退乃拜門下
侍中謝病不起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禍遣知申事
廉廷秀慰諭勉令視事瑩赴都堂極言諸相侵奪兼
并之害遂具禁約共署之目諸相曰後復有如前日
者乎又曰予既老矣昧於事理所行有不合義者請
勿含默以警老人禍畋遊夜深乃還瑩聞之淚盈睫
瑩嘗與李成林李子松廉兵邦等為造成都監判事
營壽昌宮及宮成瑩等賀禍使宦者李匡言曰大廈

五年而成何以報卿等瑩因告曰今倭寇蠶食田制日紊民生困悴喪邦無日不与大臣圖議國政昵比群小遊田無度臣將安仰以盡臣職乎匡入告禍赧然曰謹聞教矣復判門下府事十一年禍与瑩畋于郊外賜鞍馬又畋于海州瑩從之自京城至海上轉輸供頓絡繹百里寺人內豎恃寵從暴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皆不堪苦散走按廉李湏喪馬徒行泥淖中一道嗟怨禍集而志返瑩面爭極言其弊禍然之還至白州欲觀魚于延安府大池瑩立馬前諫曰臣麾下士數千餘人馬斃者多况供頓未辨遽幸湫隘之邑民善可勝言耶禍乃止一日禍至鄭夢周第

夢周方宴耆老瑩奉觴以進禍曰予非為飲酒未聞父王時老相皆會如見父王來又曰木從繩則直君聽諫則明卿何不陳利害也飲酒誠非好事瑩免冠謝曰殿下此言國家之福也願殿下念而不忘且臣昨所獻書在乞賜奉行禍曰夢与卿对敵戰勝視吾所乘馬乃驢也此何祥耶尹桓李仁任洪永通曹敏修李成林李穡等稽首曰昔元世祖以夢驢為吉常繫殿庭欲夢而不得今殿下夢之何吉如之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但臣等老恐不及見禍大悅痛飲賜瑩弓曰欲与卿平定四方耳時瑩及我太祖威名聞于

上國朝廷使臣張溥周倬等至境問我
太祖及李穡禍令瑩出屯于郊以我

太祖為東北面都元帥不令溥等見之瑩尋復領三
司事十二年禍敗于西海道知夙州事柳蟠因供頓
多歛民財瑩惡其害民杖之十三年張方平等至遼
東不得入而還左侍中潘益淳謂瑩曰公先王所倚
重三韓所屬望今國家危矣盍力圖之瑩嘆曰執政
嗜利積惡自速禍敗老夫將若之何時有人自遼東
逃來告都堂曰

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千牛馬各一千都堂
憂之瑩曰如此則兵擊之可也十四年禍與瑩密

議誅林堅味廉與邦復拜中瑩與我

太祖入政房欲盡黜林廉所用

太祖曰林廉執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奉今但問
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往瑩不聽

太祖又遣人謂瑩曰罪魁已族兇徒已除自今宜止
刑殺布德惠瑩又不聽楊廣道安撫使崔有慶捕誅
林廉家奴八人遣人報都堂瑩以獄辭不明且誅殺
不盡大怒欲斬其使

太祖固止之禍欲納瑩女使人諭之瑩不可曰臣女
鄙陋且非醮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配至尊殿下必
欲納之老臣判髮入山矣泣且固麾下鄭承可安沼

尋逢迎禍意遂納之翼日至瑩第賜馬瑩獻鞍馬
衣襪封其女為寧妃禍嘗憚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
寵愛寧妃屢往焉先是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止報
云遼東都司遣承差李思敬尋到鴨綠江張榜曰戶
部承

聖旨鐵嶺地北地東地西元屬開原所管軍人漢人
女真達達高麗仍屬遼東瑩與諸相議攻定遼衛及
請和諸相皆欲請和趙琳又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瑩
集百官議獻鐵嶺地北可否百官皆曰不可禍獨與
瑩密議攻遼瑩勸之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詣瑩第力
言不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流尋殺之元止又報遼

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
衛

帝已設官置站禍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
於此遂徵八道兵瑩閱兵于東郊俄而後軍都督府
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瑩告禍令殺遼
旗軍持榜文至兩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思敬尋五人
今所在羈管禍托以西獵遂與寧妃及瑩往西海道
次夙州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卿尋宜盡力

太祖反覆極陳其不可禍頗然之夜瑩復入曰願毋
納他言禍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

大護軍裴矩督之舩運林廉等家財于西京以備軍
賞又發中外僧徒為兵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敏修
為左軍都統使

太祖右軍都統使與諸將發平壤瑩曰今大軍在遠
若淹旬月大事不成臣請往督禍曰卿行則誰與為
政瑩固請禍曰卿往寡人亦往矣有人自泥城來告
遼東兵悉赴征胡城中但有一指揮耳若大軍至不
戰而下瑩大喜厚賜其人有僧稱道詵識曰設文殊
會則敵兵自屈瑩信之乃設會于穴洞瑩再三請曰
曰歿下還京老臣在此指揮諸將禍曰先王遇害以
卿南征也予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乎師次威化島左

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瑩曰二都統使在可自來
奏退師之語我不敢出諸口禍亦不聽督令進兵
時亡元餘孽遁沙漠徒立虛號瑩遣裴厚納與為援
夾攻遼東其慮事粗略奉指狂妄類此左右軍
都統使復遣人詣瑩請速許班師瑩不以為意我
太祖奉大義諭諸將回軍禍與瑩奔還京諸軍進屯
近郊上書請去瑩禍不聽削敏修等爵以瑩為左符
中諸軍遂入城瑩拒戰今安沼等率兵禦之望風即
潰瑩勢窮走花園不勝憤怒以槩洞刺守門者乃
入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禍出瑩瑩在八角殿
不肯出諸軍一時毀垣闖入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

直入殺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攻遼之牽非唯
逆大義國家危殆人民勞苦冤怨至天故不得已焉
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于高峯初瑩欲囚赴征諸
將妻子事迫竟不行贊成事宋光美密直副使趙珪
安沼鄭承可等逃匿沼承可被執囚巡軍諸將會議
移配瑩合浦并流光美于原州沼于安邊承可于寧
海判密直印原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柱于夙州知
密直鄭熙啟于陰竹皆瑩所親信者也辛昌立復執
瑩囚巡軍令王安德鄭地柳曼殊鄭夢周成石璘趙
浚鞠瑩及內願堂僧玄等麟始與瑩謀發僧兵及回

軍又與拒戰者遂流瑩于忠州杖流趙珪于角山密
直使趙琳于豐州斬承可沼光美原寶于流所後復
執瑩囚巡軍典法判書趙仁沃李濟等上疏曰崔瑩
事我玄陵定亂與王驅僧北鄙遠奉上王却倭寇於
昇天以存社稷盪群兇於今春以濟生民功則大矣
然闇於大體不顧群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所謂功不掩罪者也願殿下念事大
畏天之意明正其罪以告祖宗之靈以解
天子之怒以開三韓萬世之大平門下府郎舍許應
等上疏曰崔瑩以開國功臣之後遇知玄陵奮其忠
義歲癸卯德興將以孽代宗瑩出萬死以正國統至

上王朝海寇猝犯畿甸瑩督諸軍力戰却之以安社稷林堅味芎獨亂朝政斷喪王室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瑩奮忠義而廓清之誠社稷之臣也然不學無術加以老耄昧於事大之禮功上西幸立威賈衆獨斷自用遂發攻遼之師得罪天子流毒生民畿覆社稷前功盡弃以瑩之功不幸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天下之議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亟命決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為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都堂賻以米豆布紙瑩剛直忠清臨陣

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左右略無懼色在軍嚴峻期以必勝戰士却一步便斬之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初瑩年十六父臨終戒之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不事產業居第甚隘處之怡然服食儉素屢至空匱見乘肥衣輕者不啻如犬豕雖身都將相久典兵權閔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体不究細理終身將兵麾下士卒所識面者不過數十在鞍馬間往往賦詠為樂一夕與諸相飲聯句慶復吳唱云天是古天人不古瑩對云月為明月相無明見人不義必深惡痛休仁任堅味提調政房專權自恣安烈等同心用事有人求官瑩曰汝李工商自可

得官蓋譏秉政者用行賄輩也入政房必擇有功能者用之如無可奉者輒退不与諸相或有謀產業爭田民徇私隳紀綱音瑩皆欲矯之嘗謂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為首相何不憂慮但以家產為念仁任默然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歎歎而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性少戇且無學術事皆斷以己意喜殺立威罪不至死亦多不免諫大夫尹紹宗論瑩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為名言謚武愍子潭大護軍

鄭地

鄭地初名准提羅州人形貌魁偉性寬厚幼有大志好讀書通大義與人解說豁如也出入常以書籍自隨恭愍二十三年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王慨然曰禧草野之臣尚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赤適侍殿陞王顧問地即取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為全羅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崔成朴士德茂等亦上書如李鄭策以德茂為京畿倭人追捕副使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為異冀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又授他麾下士八十五人禧麾下

士六十七人添設職令密直司給地禧千戶空名牒
二百百戶牒二百時地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
略以為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
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
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王召巡察
使崔瑩議之瑩初巡察六道造戰艦二千艘欲令諸
道軍捕倭民皆厭苦破家逃散者十之五六至是以
地等建白事遂寢辛禍三年夏倭寇順天樂安等處
地以禮儀判書為順天道兵馬使擊之斬十八級
擒三人遣判事鄭良奇獻捷禍喜賜良奇白金五十
兩其母米十碩地鞍馬羅絹冬又擊倭斬四十餘級

擒二人遣判事鄭龍猷捷禍賜龍布二百五十匹馬
一匹四年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等處地與都巡問使
池湧奇助戰元帥李琳邦彦等追及王果縣賊入弥
羅寺我軍圍而火之遂縱擊賊自焚死殆盡獲馬百
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地及湧奇銀各五十
兩倭又寇潭陽縣地與湧奇擊之斬十七級尋為全
羅道巡問使八年為海道元帥倭船五十艘入鎮浦
地擊走之追至群山島獲四艘九年又與倭戰大破
之禍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時方春疾疫大具舟
師物故大半有死海上者輒出陸以葬士卒無不感
咽地有疾禍遣散騎河忠國賣酒問慰地帥戰艦四

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百二十艘來慶尚道
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
或自擢擢卒益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
南海之觀音浦使覘之以為我軍恟懦適有雨地遣
人禱智異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此一奉冀相予無
作神羞雨果止賊旗幟蔽空劍戟耀海四圍而前地
叩頭拜天俄而風利中流牽帆船疾如飛至扑頭洋
賊以大船二十艘為先鋒艘置勁卒百四十人地進
攻先敗之浮屍蔽海又射餘賊應弦輒倒遂大敗之
發火炮焚賊船十七艘兵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
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捷

音至禍大喜遣李克明安沼連賜官醢以勞之軍器
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鎖頸置船底
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
用乃免地以病碎未幾知門下府事請造戰艦于諸
道以備倭從之尋為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
陵道都指揮處置使十年拜門下評理禍遣宦者金
實責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戰加以火炮其
慮周矣卿為海道元帥比來倭寇侵擾州郡未能掃
平罪實在卿地頓首謝十三年地上書自請東征曰
近中國聲言征倭若並我境分泊戰艦則非惟支持
為艰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為盜其叛民據對馬

一歧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罪大率先攻諸
島覆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刷漏賊使之歸順則倭
患可以永除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矣今之水軍皆
善水戰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若順時
候風而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且今
船卒困於倭賊日思逃散宜乘此机夾策蕩平不可
遲疑十四年禍遣我

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謀焉遂從

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將帥守
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警倭寇命為楊廣全羅慶尚
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倭自咸陽踰雲峯八羅

峴至南原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
戰元帥金伯與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
元帥都與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
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時
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禍賜宮醞段絹恭讓
元年為楊廣全羅慶尚道節制體察使兼提招討營
田繕城事金侗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禍事竟地以辟
連流于外二年遣左獻納咸傳霖鞠地于鳩林臺諫
抗疏請論以法乃徙橫川臺諫復論駁不已又徙遠
地事具安烈傳尹彛李初之獄起地逮繫清州拷訊
不服曰

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
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彞初放言必誓天辭旨感慨
有足動人者獄官不能取辭地退謂人曰人生會有
一死生何足惜但王氏復國而死非其罪是可痛也
明日將峻刑鞠之以水災免三年錄回軍功為二等
賜錄券及田五十結臺省刑曹議奏曰地以黨安烈
坐罪實為誣枉遂釋之退居光州別業召判開城未
赴病卒年四十五謚景烈子耕

尹可觀

尹可觀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有武略善騎射恭愍
晚年令韓安洪倫等強辱諸妃嬪可觀亦昵侍左右

王令通益妃可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捧之廢為庶人
尋釋之辛禡時泮密直副使出為慶尚道副元帥倭
寇比屋義城等縣賊衆我寡屢戰不利可觀與戰于
安東礼安等處敗績矢集右臂仍為本道都巡問使
鎮合浦倭賊百餘寇咸陽郡可觀與晉州牧使朴子
安擊之斬十八級奪本國被虜二十餘人并獲器仗
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可觀聞于朝為置船卒自
後倭患稍息銷兵器弊弃者為農器開屯田以贍軍
食性清儉秋毫不取不近声妓及還鞍勒破缺以麻
繩補之後以判密直事卒

金長壽

金長壽益州人紅賊陷京城所在充斥長壽以檢校中郎將家居自稱萬戶率州人殺遊奕百四十四人奪其榜文遣州人崔英起吳永卿馳報行在王嘉之起授上將軍兼萬戶賜紫金魚袋英起西海道安撫使永卿郎將賊犯吳王行宮長壽從崔瑩自城中率兵馳詣行宮將入門諸相曰當審視賊所在乃入長壽厲声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毀門拔劍而入斬一人賊以劍斫其額血流被面肩又殺二人衆從而入長壽為賊所害亂定論功為一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卷之四